

# 修车小弟个人生哲学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## 茄山河

早浪出门,发现汽车轮胎有点瘪,就到门口修车行去打气。修车行里个老师傅看起来有点气呼呼,一边讲:“汽车倒倒好,一边拎仔打气工具走过来,打气。”

现在修车行里大多数是小年轻,十几岁、靠廿岁。三十九岁就可以称老师傅了。勿像从前,路边修脚踏车个大多数是五六十岁老伯伯,甚至看起来年纪更加大一眼。当然,整天油渍麻花做生活,再加之晴天太阳晒,刮风吃风沙,勿老也老了。

气还辣打,从后视镜里看到,老师傅蹲辣海做生活,一个小弟走过来,轻轻戳了老师傅身浪,讲:“阿哥,依肚皮饿哦?”老师傅勿睬伊。小弟一付无赖样子,又讲:“阿哥,依想吃点啥?”老师傅仍旧勿睬,面孔浪好看点了。

小弟仍旧勿放弃,又辣老师傅身上蹭了蹭,再讲:“阿哥,真个呀,依想吃点啥啦,我帮依去买?”

既没想到松江老城迭能好看!

看了今年9月1日个夜报介绍“最美雕花楼修缮后重新开放”,就想要去看看,前几天天气晴好,勿热勿冷,乃末决定出行。先乘地铁9号线,再调松江5路公交,轻轻松松就到了中山西路266号雕花楼。甯座楼是清朝嘉庆年间当地名绅杜岭梅个房子,前楼、走马墙、后屋和厢房个窗棂门档经过两百多年个风吹雨打保留至今,仍旧邪气好看,是松江地区少见个建筑雕刻精品。东门径墙篱浪有戴望舒个“雨巷·丁香姑娘”长诗。

作为松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——雕花楼里有顾绣、草龙舞摆仔余天成堂中药、竹编等遗珍个展示。我甯趟还有只收获是根据甯里提供个“漫步松江街区,阅读建筑之美”活页册,轻松游览了雕花楼同一地段个张氏米行、王氏馆、有明堂、土布馆、大仓桥和灌顶禅院。

## 沪语中古语

在《汉语成语词典》里,“穿针引线”是线头穿过针眼的意思,也比喻从中联系撮合。上海话把其中动宾结构的“引线”当作固定词组,释为缝勿用的针。相应的,把针尖叫做“引线头”,针鼻儿叫做“引线眼”或“引线屁股”。传统沪剧《卖妹成亲》里有句戏词:“拾着笠帽勿能当啥盾牌用,引线装枪难出阵”。还有沪谚说:“引线屁股倒戳痛(反向被击)”“拾只引线当铁鎚卖(不自量力)”“七石缸有勿得引线眼(蚁穴能溃坝)”“引线刺是痛,尖刀凿子一样痛(结果相同)”;其中的“引线”指的都是针。7月23日《新民晚报》刊载了一篇名为《引线》的文章,说“买引线只有上海人才懂得”。这个在

# 去松江雕花楼看看

文 / 许德华

明清时期松江是漕运重镇,粮食仓库造仔交关,因此松江当时也拨叫做“仓城”,当地勿少地名里有个“仓”字。

大仓桥下有孟姜亭一座,南石柱上联:青石有情怜弱女,寒衣无处觅离魂。北石柱下联:万里奔波殉夫节,一声恸哭倒长城。

老早一直以为四大传奇中个孟姜女是北方姑娘,甯趟晓得了伊原来是华亭人氏(今松江区)。孟姜女千里寻夫就是从今朝松江老城仓桥下划船北上啊。

中山路浪还有两座以松江别名“云间”彰显个古迹:一是中山西路和玉树路交接处新城水云间(居民区)内个“云间第一桥”,伊原型是明朝时最大个石桥。桥下汨汨流水好像辣讲述松江才俊陈子龙抗清义举,伊宁死不降,押解途经云间第一桥时,纵身跃入河中自尽(陈子龙墓现在在松江广富

林)。二是中山东路“云间第一楼”,伊原来是古时松江府衙门个瞭望楼(谯 qiao 楼),现在是松江二中心个校门。

参观雕花楼还连带看了好几个底蕴深厚个景点,像蓝印布馆手织布成品邪气好看,有只花格小布袋成了我个纪念品。

松江老城一来交通便利,景点多距离近;二来“先有松江府,后有上海滩”,此地看得到观音兜山墙木板民居、石头桥等古意建筑;三是乔木多,辣王氏老宅我到地浪一变红。路边大树浪结了勿少荚,地浪还有交关硬壳,用手机“花伴侣”软件辨识,上海市中心蛮难看到个“枫杨”。

松江雕花楼以及周围景点让阿拉甯种中老年人一日游还是蛮有趣啊!



## 老里八早

前一枪有朋友聊起买汽车个事体,让我想起儿子出生个辰光,阿拉一家门乘“小乌龟”出租车个事体。

儿子出生辣上世纪70年代,当时上海市区公交车邪气轧,而且从早到夜勿分时段,为了让刚刚出院个妻子和儿子能够适宜一点,我决定多出点钞票坐出租车回家。

埃歌辰光,阿拉国家生产轿车个技术落后,产量勿大,以上海生产个上海牌轿车为例,总共生产了不到8万辆,用了33年,平均每年勿到2500辆,再加上当时大家工资价勿高,消费能力有限,所以充当出租车个轿车数量勿多,马路浪跑个出租车大多数是一种有封闭车身个三轮摩托车,大家叫伊“小乌龟”。

我抱仔蜡烛包里个儿子,妻子牵仔外甥女,立辣妇产医院门口等车。记忆里,医院门口经常会有出租车,既没想到,甯天医院门口空空荡荡,一辆车子也既没。天气阴势刮搭,一歇歇滴滴答答落起雨来。我让妻子带仔小人等辣医院门口个屋檐下,自家跑到马路边,看到有出租车开过就拼命招手,既没车子肯停。当中有几辆送客人来医院个车子也是远远交停车,放客人下车,立刻就开走了。

正当我心急如焚,一部“小乌龟”停辣我面前,车子浪个客人正好下车,我一边拦住车头,一边叫妻子快点过来。司机看看阿拉几家头,就讲:“人太多了,我车子装勿落啊。”“小乌龟”前面只有一只位子,是司机坐人,后面是一个双人座,可以坐2个大人。阿拉有2个大人,1个小孩,1个婴儿,要坐进去的确比较困难,勿勿得辰光也只好轧一轧了。

“小乌龟”既没方向盘,用摩托车龙头控制方向,发动机发出突突声,车子轻轻抖动,车厢里冒出一股汽油味,车子摇摇晃晃开起来了。或许是“小乌龟”避震能力差,或许是阿拉人多分量重,路浪只要碰着小

石头,阿拉就要吃“弹簧屁股”(车辆跳动,车座冲击,仿佛屁股挨打)。风勿晓得从啥地方个缝道里吹进来,我拿外衣脱下来,罩辣儿子身浪。妻子帮我裹紧衣裳,宝贝乖乖熟睡。我不敢用力搂紧,又不敢抱得太松,双臂悬空,邪气吃力。一歇歇,妻子告饶讲:“师傅师傅,依能勿能手把把牢?抖得我头晕脑胀想呕吐。”师傅笑讲:“我也勿想抖个呀,开甯种三勿像车子,实在既没办法勿抖,工作一天,下班回去,拿饭碗头手还辣抖啊!”

我心里有点后悔坐“小乌龟”了,假使再多等一歇,能等到一辆轿车就好了。或许从我面孔浪看出我个想法,司机师傅又笑了,伊讲:“依晓得阿拉全上海一共有几部出租轿车哦?亨八冷打两三百部,伊拉做外宾生意接飞机还来勿及,哪能轮到依坐啊!”

回家路上要经过一座小桥,印象里坡度勿大,既没想到,车子刚刚上坡就呜呜怪叫几声,熄火了。司机师傅连连埋怨:“我刚刚就讲人太多了拉勿动,依看桥也勿开上去。”

我拿儿子交拨妻子,拉开车门,搭司机一道下车。司机一手握车把,一手拉车。我怕冷风吹到妻子和儿子,又脱下衣裳盖辣伊拉身浪,自家穿仔背心,猫仔腰,辣车子后头推。看起来小巧玲珑个“小乌龟”,大概传动系统勿灵光,推起来邪气吃力。百来米上坡,等我吭哧吭哧推到桥顶浪,身浪已经落淋漓了,勿晓得是雨还是汗。

回到屋里,儿子醒了,小面孔浪笑得邪气甜。我感冒了,妻子也发烧了,从此以后,阿拉再也既没坐过“小乌龟”。勿久以后改革开放了,夏利和桑塔纳成了上海出租车个主流车型,“小乌龟”好像一夜之间就从马路浪消失了。

# 坐『小乌龟』回家

文 / 黄顺福

## 沪语童谣

# 弄堂也是老字号

文 / 杨建明

上海老早多弄堂,弄堂里向好风光。闲话轻轻声音糯,走上走下楼梯响。灶披间里烧小菜,闻到味道侬来尝。

热天在外乘风凉,冷天一道解太阳。弄堂口头烟纸店,从早到夜勿打烊。弄堂也是老字号,欢迎大家来白相。

# 沪语中的“戆”

文 / 福华

小时候,我常去家附近的书场里听“戆壁书”。所谓“戆壁书”,就是书场里的书说了一半以后,小孩可以免费进去听书,但没有座位,只能倚靠在墙上,这里的倚靠,上海人称为“戆”(gài)。有一句沪谚:“陪山门的和尚,烂浜滩的船。”(意思是某人平日闲荡无事,若有人想雇佣他,又不肯降低身价。)这里的“陪”就是倚靠的意思,也称为“戆”。《负曝闲谈》第四回中写道:“黄乐财一时不得劲儿,赶忙把手里的雨伞往红木炕床旁边墙角上一戆。”对守财自苦的行为,老上海人比喻为“戆米囤饿杀”。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写道:“相传此经价值不小,徒然守着它,救不得饥饿,真是戆米囤饿杀了。”

从形体“斜靠”的含义延伸,“戆”又有抵押、典当的意思,也可指

作为抵押的物品。明许自昌《水浒传·周急》中写道:“老身阎婆,要把自家女儿戆财主几十两银子,特来寻王妈妈做中。”老上海,抵押借款也称为“戆典”或“戆借”,冒牌的商标则称为“戆牌”,如银两或现金抵押,则称为“戆银”。

“戆”的另一个用法是依仗、依靠的意思。《歇浦潮》第65回中写道:“我同他们老板再三商量,答应1000元挖费,给他另租棧房,将本棧借给我用,推头(推说)是我们有存货在手,要戆他的老招牌卖出去。”这就是所谓“戆牌头”,在当今社会中,也不乏戆牌头的例子。